後樂集卷九

宋 衛涇 撰

奏議

集英殿問對

臣聞道者適治之路傳萬世而無弊者也仁義禮樂紀綱法度所以維持治具者也堯舜之所以爲君禹湯文武之所以王者蓋用此道也朕膺先堯之命承祖宗之緒思所以闡文謨而揚武烈者二十有

義禮樂之用與夫紀綱法度所以維持治具者非耶
何視古之有愧也伊欲道與世興風移俗易士相與
談仁義蹈名節而不矜靡曼之虛文民相與興禮遜
趨本業而不溺奢侈之末習八政修而食貨足七教
明而獄訟息措國如唐虞巍乎跨三代之隆而無忠
質文偏勝之弊其策安在熟之復之詳著於篇朕將
親覽焉

臣對臣恭惟陛下聰明天縱並隆五三不自神聖謙冲

然不滿漢家之意嘉唐虞樂商周之言屢形詔策董仲舒待問廣延迺勸帝以更化善治卒之武帝紛更制度日不暇給而一時之治駸駸愈不如古豈仲舒之言有以誤之耶終日變易法令而不出於簿書期會之間正非仲舒所以拳拳於帝之意也知仲舒之更化不在簿書期會之末則知仲舒有救弊之名無變道之實誠古今不易之常理從是而加之意焉則以之振起治功掃除積弊躋一世於唐虞三代之隆如聖策之所問誠

無難者又豈在於變法易令而以多事自累哉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陛下亦悟於斯而已矣謹昧死上對

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者適治之路傳萬世而無弊者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紀綱法度所以維持治具者也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者用此道也臣有以見陛下探治道之本源而知帝王之為同條共貫也

臣聞道無精粗治有詳畧本末不可以偏廢而闔闢變化之用則固有所主宰也是故大原之所自則不外於

一心之微而治具之在天下亦不可一日廢此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固不外乎此道然精一執中之妙密相授受於心傳之際而皇極之編九疇之旨君臣上下所以孜孜講切者豈惟繁文末節是務而庶績之熙九功之序水土之平禮樂庶事之備固其形見之末效而斯道之本原固當求之於精微之運誠不外乎中之一辭而已不然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不能舍仁義禮樂紀綱法度以治天下而繁文末節後世因欲持

此以治天下不可勝窮之變則亦無具甚矣然則帝王之治固不難致亦惟探其本而不廢其末舉其全而不溺於偏求其所以致治之實用而不惟繁文末節之是徇則古今一天下也而豈有異道哉臣伏讀聖策曰朕膺先皇之命承祖宗之緒思所以闡文謨而揚武烈者二十有三年矣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夜祗懼莫敢遑寧故博延豪英訪以當世之務予大夫造廷待問必有蘊而欲陳者臣有以見陛下念付託之至重思宵旰之

愈勤疑治道之愈邈虛己以問承學之臣將以講明濟
時之術也顧臣微陋何以塞明詔臣聞天下非治效不
進之可憂而人情安於苟且因循之可畏以陛下勤政
願治之誠邁越前古唐虞三代之治疑若引手可致而
二十三年於茲計筭見效曾未之聞者是安可不求其
故耶毋亦願治之心雖切濟時之術實踈士大夫安於
苟且以為成習而天下萬事有不得其序耶臣竊觀陛
下即位之始鋭於為治念版圖之未復憤仇讐之未殄

慨然奮發將一掃而清之一旦起故老於廢棄之中擢將相於儔常之列畀之大任責以成功而徒肆大言習為誕謾玩歲愒日無補事功比比負責而去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亦自是少弛矣故夫前日之治傷於太急而今日之治又失之太緩惟其責效之速故誕謾之徒得以肆其欺罔竊取陛下爵禄而去惟其習於縱緩故庸常瑣瑣之流得以偷安固位自為保持之計上下苟且莫肯任責而治效之不進風俗日以壞士氣日以弱民生日

以困刑罰曰以峻徒為九重之隱憂而不思所以救獘之術者循是而不之反則天下之患殆將有出於意慮之外而何治功之成臣願陛下思所以濟治之術革人情於極獘之餘正紀綱明賞罰毋徒徇於虚名而必責之實用則今日苟且之俗將易而為趍事赴功之臣則天下之治有所不為為無不成惟陛下所志耳臣伏讀

聖策曰唐虞之盛固未易議至若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皆綿世歷年不能無獘豈道有升降政有損

益而然歟抑為治之具有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想唐
虞至治之極考三代治尚之偏圖惟厥中以為救弊之
術也臣聞三代之治本於一道道之所在初無毫釐之
差而救偏補弊特其濟治之術由於時變之推移而生
於人情不可已者也唐虞之盛忠質文之名未立也而
忠質文未始不為用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
文此其世變之使然有不容禦則周人之處此若其極
弊不可為之世矣自常情觀之必將厭委曲而務闊疎

棄文釆而尚朴素以求還上古之無事也然周之君方
且務為繁縟之典凡可以管攝人心而隄防風俗者纖
悉備具是豈好為多事而繁文末節如後世之紛紛也
哉彼其損益之相因無非因人情之所繫而扶持設施
之術固有出於法度紀綱之外此太和之效所以並稱
於唐虞而彌文縟典皆足以起當世之治使周之子孫
世守而勿變則千萬世而長在可也而何弊之可言陛
下盖亦即其所以救弊之術原其所以為人情之慮者

畧其異而反其同則唐虞三代之治亦在陛下運用而已矣奚必拘於形迹之末哉臣伏讀聖策曰今朕正心誠意體道之用將以格物而士風猶未一也敦本抑末崇尚禮教將以範民而俗化猶未醇也夫士風之不美以其無所範也今陛下以正心誠意之學將以致格物平天下之效而士風之未一得毋以承末流之弊而源或未之正乎夫俗化之不善以其不知也今陛下敦本業而抑末作崇禮教而設防範而俗化之未醇得毋以

流俗之漸漬者深而制度之不嚴乎臣聞古之仕也上下相待以成其美後之仕也上下相勝以敗其事夫仁義道德之本孝弟忠信之實古人之所以修於鄉黨處於庠序以為吾之所當為初無所覬於上而官爵禄位之設車馬衣服之奉古人所以用於朝廷之上者亦以為待天下士而非有德於下故士知修於家以待上之求上取夫士以為天下之用上之所以待其士者愈厚故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輕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

末流之獘而源末之正也臣聞古之治天下者將以定民志後之治天下者將以便民情古者上自天子而達之於民尊卑貴賤之不相侔則服食器用之間截然等級之有辨古人非故為是無益之文也防閑之不至則情僞之相滋樂好之不厭而獘將有不可勝言深為之節嚴為之限故民志一定而分守自明彼其趨向之一而風俗之厚亦其理也後世則不然舉聖人所以檢押人心者一切惟人情之便而媮風薄俗亦復蕩然于法

制之外富商大賈得以交通王侯而鄉曲豪家右無別於貴近自後世有所由來而較之今日則殆將不止於是者車服上僭宮闈家室畧擬都邑輦轂之下四方之所觀瞻而此風益熾上下恬然相視不以為恠則亦日流於無節文已矣而何恠於俗化之未醇歟臣故曰俗之漸漬者深而制度之不嚴也臣伏讀聖策曰義不勝利何以厚民之生刑不勝姦何以防民之偽夫率民以義則義之所在而利固存於其中則民心之禮義若可以厚其生

也而義或不勝其利得毋以義利之不能兩立而趨於利則或違其義乎夫防民以刑則刑章之立可以不試而民畏也而刑或不勝乎姦得毋以刑所以防民而求以勝民則奸宄益不勝其多乎臣聞古者先養民又教民然後治民後世不知養民不知教民一於治之而已耳夫日用飲食之須冠昏喪祭之具聖人初非舉手以予民也為之立其官師制其田里又教之以君臣上下之大分民既知教而民生益厚故民樂出其力以供上

條章之具無非與民爭利而茶鹽之商販酒榷之私酤毫髮之不貸纖悉之必計刑禁之既加而科罰又從而重困之今日之刑其寛濫亦甚矣而姦偽之能防故刑不足以勝姦則奸宄之習滋熾聚於山澤者為盜賊之區而刑餘之衆不得與齊民齒者亦將流而為盜陛下廣覆宇内遠近如一通商販之禁寛酒榷之征雖見於比年之詔而有司諉曰國用之所須無得以辭其責故上有仁心而下不被其澤有寛恤之美名而無寛恤之

則以之美士風善俗化厚民生去民僞亦惟磨以歲月無不可美不然陛下徒有慕古之名而無師古之實則今日之策臣者徒爲故事而臣之所以告陛下者亦虛文而已是將奚益臣伏讀聖策曰伊欲道與世興風移俗易士相與談仁義蹈名節而不矜靡曼之虛文民相與興禮遜趨本業而不溺奢侈之末習八政修而食貨足五教明而獄訟息臣愚以爲世有先後道無異同由大原之所自出而觀之越千載猶一日唐虞三代即斯

徒曰躬節儉務朴素足以先天下之俗臣以為躬行之至雖為正風俗之本而禮制之未明經制之不立則人心之無厭者方且苟於目前之便未見徒善之足以有為也今為之明其禮定其經上而乘輿之服御固有其度降而公卿又降而士庶人冠昏喪祭之節宫室器用之制嚴為限量設有科條踰者有禁斷於必行貪溺者無所歆艷而豪右無并粟腐貫朽無所用之則民志定而爭端息無甚富之民則亦無甚貧之民無甚侈之家

則亦無甚弊之家人心有常風俗歸厚若是而曰俗之未醇臣未之信也厚民之生則莫若講節用之策省民之刑則莫若謹按察之使今日之利原竭矣不可復興矣無已則有節用之說乎節用固多術也最者固當限宮觀之員而宮觀之除濫予猶故也固當省添差之數而添差之恩妄授猶昔也佞幸之賜得毋有過度者乎虛籍老弱之兵得毋有坐縻廩食者乎節之於彼而又節之於此則民生之厚庶乎其有自矣今日之刑濫矣

不可以復峻矣盍亦謹按察之官而使之加意乎命官非不謹也州縣之間責成案於胥吏而長吏不以為意付箠楚於獄卒而獄官慢不知情郡刺史足迹嘗一至於圜土之門乎監司之按行又能盡得於一見之頃乎謹之於彼而復謹之於此則好生之德庶乎其洽民矣舍是而曰八政修而食貨自足五教明而獄訟自息臣恐未免於揖遜救焚之舉也臣不佞陛下名至闕廷賜之清問臣首以更化為陛下獻次願陛下正人心以美

士風定經制以善民俗次願陛下節用以厚民生謹按察以省刑罰以為更化之説請復為陛下終始言之臣觀藝祖皇帝為天下除大殘致民更生兵不血刃而天下歸戴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逋斂蠲繁苛一以仁厚為本大抵兵以不殺為武刑以不用為威財以不費為饒人以不作聰明為賢此其立國之本意而列聖守之以為家法者也仁宗慶歷間承平既久一時事頗少弛仁宗一旦振起之不過於增諫員減任子展磨勘雖一

二節日之或殊而大體卒不改易故嘉祐之治振古無
及社稷長遠終必賴之由此道也臣以更化為獻亦豈
勸陛下以變更祖宗之法度哉士大夫之媮惰者從而
振作王業之偏安者思有以規恢而廣大之萬事之積
廢者思有以作新而奮勵之而不失祖宗立國之本意
則士風之日美民俗之日醇民生之厚而刑罰之清固
有不期而致則聖策所謂措國如唐虞巍乎跨三五之
隆而無忠質文偏勝之弊其策舍此將安在耶陛下復

策之於終日熟之復之詳著於篇朕將親覽臣有以見陛下咨訪之意益勤而使臣等得以竭其愚衷也臣不度愚賤竊有拳拳憂國愛君之忠一旦得奉清光條當世之事陛下所以問臣等固已畧陳於前若天下大體之所繫而國家安危理亂之所從出者雖聖策之所不及臣安敢有懷不吐上負陛下詳延之意敢為陛下畢言之臣聞宰相者朝廷之股肱也臺諫者朝廷之耳目也非有知人之明不足以進賢退不肖非有碩德重望

下委任擢用之際詳擇而審處之疑之當勿復用用之
當勿復疑必期有以盡其才然後可也陛下愛惜名器
必無濫予之爵然技術藝能之賤或充斥於朝路而宮
掖非泛之恩或不厭於公言可不有以節之乎陛下親
近儒臣必無偏信之失然是非毀譽之說或出於細微
而士大夫結托之私或競趨於權要可不有以抑之乎
陛下誠於是而留聽焉任宰相而重其股肱之寄用臺
諫以謹其耳目之司惜名器以勵天下戒偏信以示至

公則茲所以策臣四者之弊特不過於事為之末非聖明之可慮也臣是以終篇之末論次其大者以為陛下獻若乃襞績故實以為有學彫繪言語以為新奇臣不惟不敢亦不暇惟陛下赦其狂僭而録其區區臣無任昧死謹對

輪對劄子 論體剛健之德堅自強之志

臣聞天君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言天德主乎剛健君德貴乎自強故造化所以運用不窮而德業

所以光輝日新也恭惟陛下以不世出之資乘大有為
之會飛龍之始厲精圖治憤寇讐之逆理悼版圖之未
復疆埸備禦之畧不忘於念慮規恢廣大之志嘗載於
詠歌以陛下英武神聖銳意事功中興之圖日月可冀
然歷歲滋久一事未就仰惟天機洞照廟謨密運草茅
書生固難窺識而臣所得竊聞者自陛下即位以來八
策多士大抵曰兵曰財曰民曰風俗曰人才曰賞罰曰刑
政曰紀綱法度孜孜講求不外此十數端而二十六年

之間凡所規畫凡所設施凡所建立孰非所以興利除
害而課效無有捄過不暇行寛恤之政而民困未蘇作
武勇之氣而士弱未振取財已浚而常憂乏用用人雖
廣而尚多遺才吏冗而未澄令行而數改舉目前之事
曾無足以少稱陛下意者而何暇規恢復之大計事機
易失時不再來陛下富於春秋聖子聖孫本支日茂以
一祖八宗之業太上皇付託之重子孫億萬年之基緒
陛下一身任之可不圖終慮遠詒謀燕翼為宏遠久大

日以滋天下之患將有出於意慮之外者臣嘗以更化之說為陛下獻臣所謂更化非變法易令之謂也願陛下體剛健之德堅自強之志振紀綱以尊國體明賞罰以厲媮惰起萬事於積廢圖大業於日新顧豈在於紛紛多事耶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之謂也陛下過聽擢置首選兹緣故實誤恩收名綴員班行獲因輪對瞻望天日臣竊伏惟一介踈賤僣言朝廷大體則未信而諫聖人深戒若掇拾細故上瀆淵聽則又負夙心敢

以奏篇之末議嘗蒙陛下所採錄者誦言之惟陛下貰其狂愚取進止

二 論人才

臣聞人君臨制天下所與建功立業者惟人材是賴然自古及今未有儲之不廣養之不素而能備大有為之用者也仰惟陛下臨政日久博觀今日人材熟矣以為果有餘也果未足也以為不足則內而朝廷外而郡縣百司庾府其在任者員備而無缺其待選者倍蓰而又

多以為有餘則因循玩歲而職業不舉委靡從俗而事
行不修執政大臣所以圖謀於廟堂左右侍從所以論
思於邇列皆陛下所親信委任非臣疎賤所得知也至
於當世知名之士一時簡記之臣皆陛下異時之所拔
擢録用陛下亦嘗致察於斯乎其自任以重輔導君德
不汲引親舊以為黨與不棄遺疎遠以誤信用足以當
腹心之任者幾人昌言正色别白賢否務存大體而不
責苛細務振綱紀而不望風旨足以任耳目之司者幾

人持節剌舉肅清所部不結權要以自售不借孫寒以示公足以膺臨遣之寄者幾人勸課農桑使民安業不為姑息以要譽不肆貪暴以害民足以稱牧養之責者幾人一旦邊陲有警羽檄交馳臨機料敵彈壓三軍之衆威聲德望鎮撫中外之心足以備緩急之用者幾人

聖明在上天涵地育臣不敢謂舉無其人也聞之議者竊謂今之士大夫徇利而不顧義矜名而不務實習成軟熟則謂之得體稍知激昂則指為生事公清鯁亮者

免於人情之曲徇邪正之辨未盡昭白是非之論未盡
公當頽弊風俗沮壞人材莫甚於此臣願陛下光昭聖
德奮自宸衷念國勢之所以未張思人材之所以未振
廣薦賢之路必惟賢者而後任盡任賢之道毋使不肖
參其間窒其邪枉之門時出非常之斷崇奬骨鯁之士
則訣默之風自革簡拔靜退之人則躁競之徒自遠廣
寛容之度毋疑人臣之為近名養敢言之氣毋使人臣
之懐畏罪儲之日廣養之日厚風俗丕變賢能輩出一

旦取而器使之唯陛下所志而曰人材不足者臣不信也將見主威以隆國體以固靜足以強根本動足以復土疆何獘之不革何事之不成何功之不立哉惟陛下留神省察豈惟臣之幸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三 論敬天

臣觀董仲舒告漢武帝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又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

有者陛下兼而全之矣每遇災眚側身修行惟恐不至
陛下畏天之誠真得聖人之用心矣竊見五月以來常
暘為沴田苗既槁川澤多枯旱暵之災所及浸廣既踰
秋序膏澤尚屯寬恵屢施禱祠幾徧而旱氣盤結卒未
盪除雲油然而復收雨將降而輒止陛下焦勞於上百
姓嗷嗷於下羣臣左右相顧駭愕莫知所為道路傳聞
或云諸郡間亦得雨而畿甸之内獨爾愆期此尤足以
見天心愛君之仁正陛下恐懼修省之日也借曰君德

全盡無有闕遺陛下亦安可以是自喜也成湯至聖也
政之不節使人之疾苞苴之行讒夫之昌女謁之盛宫
室之營宜皆所無有也而桑林之禱必舉此六事以自
責盖聖人畏天之深為民之切躬自貶損寧過乎厚出
於此心之誠非有所勉強不得已而然也况夫庶事之
闕容有未正上澤壅格而不得下究下情抑鬱而不能
上通天意人心不甚相遠以人求天上下不交則為否
矣變異之見非為此乎頃者都城喧傳謂陛下内出詔

音求言自輔人人踴躍莫不思奮側聽旬月始命都省
降旨言事而責躬之詔尚遲回而未下陛下豈以是為
虛文而所以應天者不在此耶如近日避殿減膳徹樂
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臣知陛下將次第而舉行之矣臣
竊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丕烈懿範未易殫叙求
其所以致治之盛莫若畫敬天之誠信史昭垂爛然可
睹慶歷四年旱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
罪黙禱上帝願移災於朕躬七年以久不雨避殿減膳

下詔責躬求直言戒勵百官罷免輔臣以答天戒仁祖
敬天為民如此其切何災不弭何福不臻太平之盛冠
古莫及良有以也臣願陛下遠監成湯近法仁祖謹思
天變駿發德音布宣罪己之辭益廣直言之路陛下所
以應天者至矣盡矣為陛下之臣而不能輔宣主德實
惠生民所以傷和氣而致乖異者宜如何自處也然後
嚴敕大臣執政侍從以下及州縣之吏更相警懼思所
以致旱之由為所以恤災之備封章來上虛心聽納庶

先遵壽皇之成規對廷臣於黼座將以講求治道夫豈
徒應故事而已臣側聞羣臣進言者多勸陛下即位之
初當大有所設施以竦動四方之觀聽陛下聖意以循
循為治臣有以見宸慮高明度越前古固非常情之所
能量度也臣竊觀自昔欲有為之君非不好大喜功志
高慕遠方其鋭意圖治凡創端造業皆足以震耀羣動
興起人心論治者亦皆喜談而樂道及閱歲踰時意銷
氣沮曾無尺寸之效而淪胥以敗往往鋭始者必怠於

終競虛美而本無誠心故其害至此孰若因人情之所欲審事勢之所宜圖實效而不隆虛名務遠謀而不趨近利其初雖若循循未快人意然盡力於躬行用功於悠久積日累月寖明寖昌計筭見效反出於欲有為者之上得失可槩見矣昔堯以兢兢日行其道舜以業業日致其孝禹之克勤湯之檢身若不及文王之翼翼小心武王之繼志述事凡詩書所稱此六七聖人不過畏天命保人心側身修行恭巳任賢慢遊逸樂之是儆是

戒憂勤恭儉之是訓是圖初未嘗為驚世駭俗輕發易
變之舉也然後世稱聖人盛治之極必曰唐虞三代豈
非循循之效哉陛下以不世出之資享壽皇已成之業
踐阼以來薄海內外小大臣民傾耳拭目以徯維新之
政陛下聖意先定周密詳重謹於所發不為目前可喜
之事誠有得於聖賢循循之義矣臣愚猶有私憂過計
試為陛下言之陛下慈仁本於天稟未嘗不恭儉也而
恭儉之德未信服於人心陛下日昃視朝咨詢忘倦未

嘗不憂勤也而憂勤之志未昭白於天下爵賞所以
勵臣工也而人以為多濫紀綱所以尊朝廷也而人
以為未振有納諫之盛德而未聞行諫之英斷有恤
民之仁心而未聞寛民之實惠詔百官以修職業而
茍且之習未革勅將帥以勵軍政而貪刻之徒實繁
半歲之間課效未見救過不給衆人竊議有識憂疑
毋乃陛下雖知循循之可尚而未能踐其實乎夫聖賢
之循循與世俗之因循相近而實相遠也聖賢之循循

亦順至理之當然力行而不息耳苟無誠心實德悠悠玩日時乎無事則苟安而不慮事變之至則倉卒而無謀徇一時之娛忘千載之患此乃世俗因循之害非唐虞三代所以為治之意也況今日風俗頽靡百度弛縱人材削弱國勢未張汲汲有為尚恐不濟若猶因循其弊將至於不可為矣臣慮臣下或間陛下有循循之志遂希旨迎合飾因循之說以誤聖聽非忠於為陛下計也臣願陛下剛健篤實勵精圖政躬朴素以杜奢侈之

漸防逸豫以戒宴安之毒則恭儉之德彰矣輟燕閒之暇以攬機務絶左右之私以親正人則憂勤之心著矣公予奪以示懲勸惜名器以待功勞罷内降之命遵累朝之法則爵賞知所謹矣毋以朋黨輕疑外廷毋以道學併棄賢士擇任耳目之寄大開公正之塗則紀綱庶乎振矣有奬飾而未聞拔擢有開納而無所施行非所以崇諫也務斥諂諛之説護養忠直之氣斯得聽言之要矣貴近之濫恩未革無益之費用未省非所以寛民

也條無名之橫斂議蠲減而必行斯有惠下之實矣擢廉勤之吏以勵偷墮嚴按察之司以治贓汚則職業修矣昔之以賄賂進者果於棄而不用今之以貪黷敗者寘於法而不貸則軍政肅矣凡此八者陛下果事事而加謹物物而加察勿以小善無益而不為勿以小惡無傷而不去仁心善政與日俱新如火之然如泉之達使聖德日以光大功業日以休顯斯足以盡循循之實矣苟懷安怠忽無所施為臣恐未免終墮於因循之說也

惟陛下留神幸甚

二論人才六事

臣聞人材盛衰繫國隆替國之將興則朝多儁良精神可以折衝及其將畢士氣銷弱緩急不可倚仗此為國遠慮者所當憂也然材之盛衰不同非天之生材有時其所以壅閼摧傷之者固非一端也書稱用人必詢於僉謀孟子論賢必斷之國人盖人材至多非一人所能盡知所可信者天下之公議也公議所與從而與之公

議所非從而去之予奪去取一本乎公議則人之賢不肖曉然而易辨矣若舍公議之所在信任左右以為耳目則愛惡毀譽或行其間浸潤膚受有不自覺左右所謂賢未必為公議之所與也公議所謂賢未必不為左右之所忌也其言亦間有合於公議者矣盖欲取信於人主而為他日不肖者之地也如是則諛諂阿附之徒僥倖獲用而孤立獨行之士無自而進矣此人材所由衰者一也人主之德莫大於虚心無我舜之所以大不

過曰舍己從人夫惟虛心無我則可以翕受衆正舍己從人則能取人以為善茍或蔽有我之累無舍己之誠則愛憎任情不得其正鯁亮者未必非忠也而終惡其忤己諛說者未必非佞也而終喜其順己任政事者據誼執正則以為好異遵守成謨則以為稱職任言議者論奏無隱則齟齬難合少所建明則馴致進用抑不思鯁亮者果為愛君乎諛說者果為愛君乎此人材所由衰者二也序進賢能大臣之職也人主不能自用天

下之材故舉之而屬之大臣大臣進用乖方裁量失平
則易其人可也達賢進能之柄不可奪也大臣欲避主
疑以為自安之計遂不以明揚士類收拔人物為已任
用舍進退惟奉成旨不敢平章至使衡柄旁出進取多
門大臣失職此人材所由衰者三也人材固未易徧識
伏於疏遠者尤不能知操柄者茍平心應物廣詢博採
以為賢則用以為不賢則棄借未盡當十得六七矣柰
何平居為親故擇官之意常多為國求才之意常少好

趨進者以昵巳而亟用樂安恬者以踈巳而見遺權力多助者不能沮止孤寒寡援者不能薦進守格法則賢愚同滯務甄拔則槩量無準此人材所由衰者四也士大夫之資禀不能皆齊而其趨向亦各異亮直者或易至過抗而安於循默者必指以為沽名剛正者或少所涵蓄而便於容悅者必指以為矯激私相詆訾浸淫不已遂致人主入其言亦疑其為沽名疑其為矯激也而疾之彼固未免於或偏也就其偏而論之世之容默者

常多而剛直者常少人主又不能爲之保持所以多者常勝而少者常見沮也此人材所由衰者五也士大夫所以重於朝廷者以去就不苟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後可以守其職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然後可以行其言夫義所當去聽其去非特足以全士大夫進退之節亦所以重朝廷之職守也若漫然欲去而不力汲然止之而即止去就義乖廉恥道喪是人材之與紀綱上下交壞之也士大夫愈見薄矣此人材所由衰

後樂集卷十

宋 衛涇 撰

奏議

同館職乞留劉光祖劄子

臣等待罪冊府坐縻廩祿每念補報萬一而官閑事簡無職業以自見顧事有上關政體下咈人心者儻無一言裨益聰明誠恐仰負陛下儲養期待之意是忘嚴誅少思罄竭臣等竊覩二十四日指揮殿中侍御史劉光

祖除太府少卿命下之初舉朝錯愕莫測其故聞之道路皆謂光祖曾論列小臣除授不蒙採納遂有此命事之虛實固未可知萬一有如所云臣等竊謂陛下過矣恭惟祖宗盛時崇奬臺諫拔用忠讜一時臣子極口論事連章累牘不行不止其間豈無事屬細微語涉過當而我祖宗委曲聽從未嘗沮抑豈徒隆虛名事觀美哉誠以諫臣拂士乃國家所藉以扶持而言路壅蔽風采銷落則人主孤立於上無與為助故其重臺諫者非重

其人乃所以重朝廷也陛下始初清明鋭意求言既詔中外言事又日輪對百官閤名侍臣從容咨訪雖自古崇諫之君何以加此惟是進退臺諫之意未盡白於天下是以議者竊有疑焉往歲遺補之遷名為褒陞實欲奪其諫職是所以退之之意未明也所賴陛下聖性高明因事覺悟知其不可用者而黜之擇其可用者而任之用捨之間脗合衆志是以内外近遠莫不翕然服陛下無我之明誦陛下無我之量而前日之疑議亦至是

不辯而自釋矣先祖供職以來感激知遇頗自奮勵公論為之少伸搢紳相賀今者曾未數月忽復改除臣等愚陋不知陛下之於先祖以何事而用之今復以何名而罷之且陛下所以用先祖者必以其人剛正有守能為陛下别白是非足以任耳目之寄也如果以是而用之則光祖之遇事敢言愛惜名器杜絶請求是乃陛下所以拔擢光祖之本意而光祖效忠於陛下之職分也奈何反以是而罷之乎且其所論比之近日臺諫雖稍

為振職若較之祖宗時言論風采猶未能十之二三而
陛下已不能容之若曰嘉其論事而選以美官與夫意
在厭言而飾以它說則又幾于往歲之事天下安可厚
誣亦非聖德所宜有也且事有公有私有輕有重左右
使令之舊於事為私而朝廷之置臺諫則為公一介小
臣予奪黜陟其事為輕而臺諫之進退則為重今陛下
因其所私而廢其所公奪其所重而遂其所輕事體不
順較然易見臣等區區初不為劉光祖所可惜者陛下

之舉措耳今先祖之罷得脫憂責又全美名於其身計有何所損而曲徇小人顯逐言者此不美之名也陛下安得晏然而受之乎竊恐自此以往言事之臣競為緘默相師成風直言不聞而權倖日肆朝廷日輕矣起天下之謗以損聖德塞言者之路以輕國威聖明洞鑒夫豈其然臣等伏願陛下恢廣至公稍回聖慮酌事體之輕重觀人心之從違念君子小人進退黜陟之由鑒天下國家理亂興衰之所繫奮發英斷追寢旲端除命以

遏羣小僥倖之萌還光祖言職以伸忠直敢言之氣以慰公論以安衆心以解天下之疑實宗社幸甚易之義以不遠復為吉書之稱成湯以改過不吝為盛德是在陛下一念慮之間而已臣等出位妄言迫於拳拳愛君憂國之義惟陛下裁赦臣等無任俯伏戰懼之至

輪對劄子 論君心體天意

臣聞天之愛人君甚欲扶持而安全之人君之體天意者既至則天心之愛人君者無窮此自然不易之理也臣

恭惟陛下頃緣初潛受天眷佑賢聖仁孝聞於天下祇若慈訓丕承大寶二年于兹天意益彰感名彌速自初行大典每舉常儀鑾輿所臨若有陰相至於雨暘順序年穀滋登四方無虞邉陲不聳自昔人君臨政願治慨想而未能致者髣髴類見之豈惟中外臣庶冀覩太平陛下覩此景象寧不自喜臣嘗考之往古驗之當今竊有所懐願質之聖心焉大抵天之愛人君者至則所以望之者亦至惟此心對越每思副其所望則天人相與

寖昌苟玩其所愛不自省循則天心之愛或有時不可恃而譴咎傷敗之來未必不基於此由是觀之則凡天意之順從嘉祥之協至人君未易晏然自處也今天心之愛陛下可謂甚至不識陛下所以體天意者其已至歟抑猶有未至歟臣竊謂此天畀陛下以大有為之時所以望陛下者任大守重固當精思熟慮實休咎禍福之所由判也臣不敢遠引泛論請以仁祖及壽皇近事言之仁祖臨御三數年間水旱仍臻天變數起可謂多

事然在位四十二載深仁厚澤滲漉四海而丕烈懿範
垂詒萬世號稱本朝全盛之時壽皇初受内禪變故尤
多連歲饑荒逆酋犯順若不能一朝居者然二十八年
之久方内乂寧生民休息雖大志未就迄底小康有先
高宗中興之治夫嘉祥之應不亟見於慶歷元祐之盛
時而青異之來適以厲乾道淳熙之志業則今日天意
順從如前所陳者殆未可測葢甚可畏而未暇自喜也
陛下將何以處之乎昔楚莊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

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余歟茲在陛下省之於心反之於身揆之於行事而已臣不勝拳拳陳其愚取進止

二 論聲色不可邇宴安不可懷財用當節名器當惜取法仁祖壽皇飭躬修德克敬天戒

臣聞人君之治天下無不原於此心治安常得於憂勤禍敗每基於逸樂蓋方其多事則懼心必生故憂勤而圖治居安既久則驕心易起故逸樂而不自知茍非聰明人鮮能自克臣恭惟陛下天資濬哲智畧高遠萬無是事臣區區愚慮不能自已於言且聲色易於移人陛

下非不知聲色之不可邇也而耳目為難防宴安同於酖毒陛下非不知宴安之不可懐也而志意為易惰財用生民之膏血陛下非不知財用之當節也而牽於姑息則有所未暇節名器人主之操柄陛下非不知名器之當惜也而溺於貴幸則有所未暇惜自陛下即位人臣之進說者非一疏陛下之聽言者非一日雖改過不吝見善必從而弊隙尚多冗濫未革陛下意謂時之無事不必過憂事之至微未足害治然恐陛下此念生於

自喜則驕心得以乘之驕心一萌則所以體天意者亦
幾於怠矣況朝廷庶事未可謂盡當四方幽隱未可謂
盡達年穀雖豐民困重斂敵國雖順意實罔測大計未
立大讎未復天之望陛下者若是正宜惕息修省其可
有一毫之驕心耶臣願陛下圖患於不見保治於未形
一起居言動一云為措注兢兢業業常若上帝臨之在
上質之在旁聲色之陳於前必思玉體之當愛宴安之
動於念必思德業之當勉爵賞之施必思名器不可以

假人賜予之頒必思民力不可以困竭此心無日不與
天相似則陛下所以體天意者既至天心所以愛陛下
者無窮凡陛下所當為之事皆次第而舉矣昔仁祖謂
休祥之臻懼省不類災異之見儆畏厥縣乃考箕疇之
傳稽漢儒之說裒類五行六沴禍福之應為書十二卷
名曰洪範政鑒以示天人感名之理壽皇嘗諭近臣無
逸一書享國久長皆本寅畏爰緝尚書所載天事列為
二圖名曰敬天朝夕觀覽仁祖壽皇所以飭躬修德克

惟臺諫給舍而已臺諫給舍人主之法家拂士也人主以為是臺諫給舍以為非人主以為可臺諫給舍以為不可臺諫給舍非敢與人主爭是非可否者顧不如是無以重其權不重其權非所以尊朝廷而修君德也臣竊見自陛下踐阼臺諫給舍多不得其職間有任用非人敗露而去臣所未暇論側聞近日以來臺諫論列之章給舍辯駁之疏每遲留不下或有沮格而不行者夫一除授未當一命令未審似於聖德未虧朝綱未紊然

廹之以宣諭以塞其言餌之以美遷而奪其職習以為
常貽害不細爵禄陛下之爵禄也恩賞陛下之恩賞也
臣下苦口力爭不避仇怨果為誰事陛下欲其阿意順
旨則甚易欲其抗威拒命則甚難彼不為其易而為其
難蓋亦内不安於私心外恐負於公議若不思職業之
當守惟知風旨之是承雖以緘默取容皆可馴致顯位
則捨所難而從所易彼何憚而不為殆非陛下之利且
仰惟聰明在上豈不洞鑒此理徒以聖度寛厚未能盡

絶人情然陛下以為可予而予之臺諫給舍以為可奪而奪之人主任恩人臣守法君臣之間義斯兩盡奈何徇人情而廢國法乎且倖門一啓羣小爭趨展轉扳援窺過伺隙正賴臣下執持奏覆抑絶横流陛下若不主張必至巧生詆訾使人臣上懼陛下之威命下虞羣小之中傷茍且成風謟諛充位脫有大姦巨惡誰為陛下言之況今日言路尚壅士氣未振風采銷落僅計目前陛下所當長養成就又從而隂銷潛沮之臣恐愛君憂

國之言不聞持祿養安之習滋熾耳日漸蔽紀綱浸隳
名器日輕賜予日濫佞倖攘臂張目無所顧憚天下之
患必自臺諫給舍之不得其職始矣天意所欲以扶持
全安之者又果可必耶此臣之所深憂也我仁祖天性
仁恕於人之欲有不能違惟其擢任臣下隨事封駁始
命大臣具條執奏慶歷之詔至今推劾干請之人明正
其罪仍著為法故風節峻整朝廷肅清雖時出横恩不
能虧損聖政壽皇厲精臨朝尤重是選一日諭給舍曰

近來少得封駁但據所見以開朕無不聽乾道之詔至謂兩省言路之臣所以指陳政令得失令任是官者往往以章疏太頻憚於論列深未盡善自今封駁之外事雖至微少有未當即詳具奏陳故一時臣僚爭以言事相尚助成綜核之政間嘗擢才任事或至度外用人一旦覺寤罷斥隨至顧不特徇情於恩倖也臣願卒吐其愚終始為陛下陳之幸赦其狂僭取進止

又一　論歛歳伏熟及舊逋

臣聞聖王在上必汲汲於民瘼之廣求民隱之勤卹蓋以斯民疾苦無由自達於上而其隱憂或不能盡白也恭惟陛下仁覆天下視民如傷踐阼之初歲適告歉陛下哀矜惨怛形於玉色為之薄征為之已責如古荒政靡一不舉德至渥也以臣觀之故歲田疇損於水旱不為不廣民之流移餓莩亦不為不重然其間固有豐熟去處州縣例以災傷為之減其田租而一時寬卹之令且使主家輕其租入田賦減矣租入輕矣又得賑糶賑

濟之粟以為左餐右粥之地則斯民雖在歉歲而自無
歉歲之憂迺若今歲雖號豐稔方秋西成多稼雲布田
夫野老喜見顏色逮至登場所收反薄相顧觖望欲赴
愬於州縣則田畝既無遺穗以自表欲乞憐於主家則
主家以無官放而不從此猶可也積潦之田民以貧病
不暇播種今官司或追其伏償累年之逋民既窮空無
所從出今豪強併至於責償是以人情煎熬田里愁嘆
反有甚於故歲此唐趙光奇所謂時和歲豐百姓不樂

而本朝蘇軾亦有豐年不如凶年之說也豈非聖明之
所欲急聞乎臣以為日者陛下俞諫臣之請五等丁錢
悉從蠲免則是朝廷於經常之賦曾不靳惜安有田疇
積潦容州縣廹其伏熟乎又嘗從臣僚之奏民間所貸
糧本取息無過五分則是官府於借貸已加裁制安有
逋負累年逦縱豪民併至責償乎臣愚欲望聖慈明詔
州縣其有積潦之田曾經檢視悉與除放毋令伏熟如
有違戾許監司按劾聞奏累年之逋嚴禁豪民姑與倚

閣或尚監理許州縣即時縱釋庶幾斯民熙熙于于粗
知豐年之慶以荅陛下軫念元元求瘼䘏隱之意伏惟
陛下覽之幸甚取進止

二　論姦民猾吏

臣竊惟國家法令非不詳盡州縣奉行弗虔猾吏奸民
相輔為虐善良受弊無所赴愬此蠹政害治之大者也
臣伏見孝宗皇帝即位甫閱三月內出寬䘏十八事條
畫纖悉燦然備具洞燭幽隱曲當事情欺偽不容奸猾

知懼一時頒行中外呼舞二十八載之間所以結人心
固邦本抑有助焉惟是比年以來因循玩習視為虛文
臣嘗考求大畧實多切於當今之務未暇徧舉姑以治
私販鞠盜賊奸民挾詐以汚善良猾吏並緣以徼賄賂
二者之弊尤切於民者為陛下陳之蓋私販盜賊雖鄉
村之惡少亡賴必有大奸巨猾為之囊槖常時固結緩
急相為表裏一旦敗露縱加窮治迄莫肯言方藉其營
求於外以為異日之地而善良之民粗安衣食素無交

涉徒以平日彊賣不售假貸無時圖復私讐陰授指教或謂資給停著或謂同黨分贓官非其人付之吏手惟意所欲妄行供稱獄吏利於請求不究虛實株連枝蔓追呼煩擾肆虐溪壑既厭所欲卒從末減有司或不加察無辜反抵深文間有一二僅能自明而誅剝之餘家已破矣奸民復出為患益無悛心獄訟繁滋所在皆是箠楚之下何求不獲寃枉之聲聞於道路此非聖世之所宜有也臣恭惟陛下嗣服以來發政施仁率繩祖武

每聞民間利病罷行恐後顧州縣吏不奉法敢為民害有如前所陳者安可不加禁戢乎臣伏願陛下特降睿旨檢坐紹興三十二年寬卹詔條申嚴約束俾州縣各務遵守内委御史外委諸路監司糾其不如令者必罰無赦庶幾姦猾革心善良安業刑得其平獄無冤濫亦足以感召和氣災沴不生其於仁政豈為小補惟陛下留神幸甚取進止

辛亥歲春雷雪應詔上封事

而言朕常置之坐右退而誦歎陛下此心實堯舜文王之用心是宜休祥之應日臻災異無由而至今者建寅之月震雷非時雨雹交作繼以大雪災變甚鉅咎證匪常由古及今罕所聞見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己巳大雨雹震電庚午大雪然自庚辰至癸酉相距八日之遠而雪作於仲冬毋足深怪曾未有當此之時雷電雹雪繼作於一夕之頃者也雖災異之出足見天心愛君之仁

請得一二條陳之幸陛下不以臣之愚而廢其言臣聞
自古人主患不容受陛下每於臣僚奏對言雖訐直必
務優容可謂有容受之量然受言之名甚美用言之效
蔑聞毋乃聽納雖廣誠意不加始說而終違面從而心
拒軒陛之間應和酬酢密若有契於淵衷進對之臣亦
自以為得上意退朝之暇寂不見於施行蓋有宣泄於
小人而遂罹中傷者矣潛阻士氣陰長諛習莫甚於此
言路尚壅此闕政一也臣聞自古人主患好自用陛下

從善如流改過不吝可謂無自用之失然鯁亮之士難合諂諛之徒易親豈非信任未明好惡易惑鯁亮者未必非忠也而終惡其忤己諂諛者無非為佞也而終喜其順己於是特立獨行則浸見疎斥而偷合苟容則次第進用矣沮壞忠善傷敗風俗端在乎是人才未振此闕政二也臣聞帝王以勤儉為德而不可以佚為樂以聲色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蓋仇士良蠱其君之計也臣進言及此陛下無不灼知竊聞萬機

須爵賞之施雖出於人主行於朝廷而給舍得以駁正臺諫得以論列是非可否一言而定是以奸邪知所凜畏而國體由此尊嚴今也侍從擢非其人節鉞畀非其功給舍駁正臺諫論列固其職也而連章累疏則沮格不行備禮請去則眷留甚力夫以其宜勞而陞之侍從未為甚過憫其降職而寵之節鉞猶可諉也然祖宗愛護綱紀曲示聽從寧屈於所當與而必伸言者之氣蓋國體所繫而於勢未順也然則紀綱浸壞國體漸輕而

極必至於是名器寖輕此闕政六也臣聞人君即位必有攀附之舊一時遭遇無不萌覬寵希榮之心然其識見至卑才品至下待之恩厚可也祿之優閑可也至於議政事論人物則當與天下之材共之陛下初政有二三左右恃恩妄作自以為參陪密論薦進人才寡廉鮮恥之徒趨而附之願陛下威斷即從罷斥其尚存者宣對頻數出入無時採訪寧免於讒邪議論豈無於憎愛近日蹤跡頗已彰聞夫外廷之臣皆陛下所選擢豈無

臣之丐去姑曰不允而與祠之命忽從中下雖寵以峻職而恩意則甚薄矣何以厲臣節而示衆庶乎近者一二職事官之補外悉以御筆莫測其故夫出處士大夫之所重也賢者曖昧而莫辨不肖者徼倖而苟免又何以養廉恥而示懲勸乎遇臣不以禮而黜陟未明此闕政八也臣聞逆寇之讐在所必復疆場之事終於不免顧有遲有速耳事不素備何以應猝陛下與二三大臣再歲于茲從容論道亦嘗講明之乎

守禦之方孰緩孰急攻取之路孰先孰後亦有成謨定
筭美乎至於將帥之臣尤當儲蓄雖武事未甞試而
後見而才否亦安可以不知何者有文武綏懷之道何
者有沈雄攘卻之畧亦可以拔擇而收致之乎儻有一
警而起之閑散之中者非貪殘無行即誕謾不實之流
其人果可倚仗乎安有行義不信於平時而臨事能以
使人者荆襄維揚號重鎮戚屬庸才素無望實居是
任者果能當一面乎邉防之無備而將帥乏材此闕政

九也凡此九者臣固以條陳於前雖致災不專在是而皆今日之所當慮也抑臣猶有疑焉陛下降旨求言止於館職路誠未廣意者陛下急聞闕失故必自近始而人之欲進言者固無擇於疎賤也側聞近有布衣言事不實初令編置已而聽贖臣實疎遠不知其人何如所言何事此命之出誠為未安使其有求於我欲加之罪猶有辭也一介草茅奮不顧身言涉過當原其用心亦欲効誠於君上耳設居無事之時尚可置而不問

心悅而天意解豈惟消弭災咎亦將轉禍為祥可以保和平之福可以興太平之業可以永宗社無疆之慶矣臣不勝拳拳憂國愛君之誠冒犯天威無所逃罪惟陛下裁擇

乙卯歲除郎上殿劄子

臣恭惟陛下賢聖仁孝毓德潛藩頃者烈祖上賓太上屬疾久虛喪次人情洶湧國勢危疑陛下順承休命嗣臨大寶天人交與不得已而受之此中外臣子之所共

節燕居深念豈無上軫聖懷者乎以臣觀之凡所當關
於陛下之思慮者殆不止一二事安可悠悠朝夕而不
加之意乎是必思有以得親之懽心而后可也臣聞參
天地賛化育曰誠而已金石之無情鬼神之至幽猶以
誠而能動矧人子之事親誠極其至而有不能感動者
乎臣願陛下每以不得已之意兢業于中一舉足不忘
乎親一出言不忘乎親以親之未順為憂以期於見親
為念積此誠意日以一日聖德之至達於四海通於神

明神人叶和顯默孚佑自然太上氣體康復聖情悅怡
喜付託之得人玩希更於物表禮制既畢縟儀具舉稽
首北闕躬奉壽觴太上享萬年天下之養陛下全萬年
人子之孝名譽休美孝治光明國祚延長生靈蒙福嘉
祥之應何有窮哉臣誠踈賤然天下一家誼均臣子敢
獻其拳拳不能自已之誠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丁巳歲右史直前奏事劄子

臣猥以庸虛忝乏宰掾自惟空餐方祈外補忽蒙誤恩

俾司記注日侍清光在臣可謂僥踰而內視闃然念終無以補報敢忘冒昧布其愚忠幸陛下垂聽臣竊惟自昔人主非不願治而君德未免有虧或失之猜忌或失之暴虐或縱聲色或崇貨利或事奢侈此心一有所溺臣下莫能救正治亂之分實由於此今陛下寬仁天覆聖敬日躋清心而寡欲好賢而樂諫凡臣所謂前數者之患無毫髮之累矣以如是之聖質而有意於治功帝王之盛要不難致而陛下踐阼以來三年於此四海之內

而容受之進言者不得極其說秉筆者無所載其美臣事而退皆若有不自得之意臣實懼焉夫陛下所以未欲形於言者豈陰拱自晦徐觀黙察有所待而後發耶則陛下臨政在御不為不久機務之變可以槩見矣將深思熟慮抑畏謹重恐言之或未審耶則輔弼禁近之臣皆股肱耳目陛下所親信委任而小大臣子孰無愛戴君父之心設有未當豈不竭誠効忠安敢懷情而不自盡庸何損於盛德耶蘇軾有云人君之言與士庶不

同言脱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語言以為聳動之具陛下果何嫌何疑而憚於言耶臣是以妄議陛下之未加聖心也人徒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知未嘗不言也昔聖人作易六十四卦而獨以乾為首乾天德也亦所以言君德也它卦皆陰陽相雜而乾獨以純陽成卦蓋天之德純乎剛惟剛故能首出庶物宰制群動噓焉而春夏吸焉而秋冬威焉而雷霆恩焉而雨露闔闢變化無不自

我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法天不言必與天同德而后可也儻泊然於天下一無所用其心而惟託於不言則是啓頽墮之端樂因循之習忘遠大之慮忽經久之圖以是而求治功之進猶適楚而北轅鑿氷而取火也陛下承列聖二百四十之基業膺太上皇付託之重臣誠愚戇竊揣陛下聖質有祖宗之風仁慈恭儉無失德過行真大有為之主時可為而不為優游俛默偷安歲月臣恐士夫解體人將窺測陛下淺深其所

闕繫殆非細事此臣區區私憂過計懷不能已輒因陛
下極言之也臣伏願陛下念宗社之甚重防禍亂於未
形毋恃聖質之美必加聖心自今以始於聽納之間留
神省察奮發德音時出英斷相與都俞吁咈務歸於至
當凡百執事有所是非可否咸決以至公庶幾下情畢
通事機洞照行之以剛健積之以悠久將見志氣之發
如日星之昭明號令之行如雷風之震蕩聽斷之勤如
四時之不息德業日新令聞日彰何事之不可成何功

之不可立保皇圖於有永耀史冊於無窮端本澄源特在陛下此心而已臣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誠不自覺其狂僭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論祠祭差官當嚴其制劄子

臣恭惟陛下寅畏天命明德恤祀大而天地宗廟社稷次而羣望百神祗循彝典咸秩時事罔有闕遺禮嚴體重所不容忽百官有司固當恪共迺職以欽承精意然人情狃於玩習法制廢於具文儻不因事申敕草媮振

惰何以交通肸蠁對越神明哉臣竊攷太常祀典歲凡
八十有二其祀有小大之殊差官崇卑之異誓戒有期
齋宿有日欲其上下交修謹於承事今乃有薦饗太廟
而以局務小臣攝獻官者有奏告社稷已差執事而避
免者有員數本足而臨期通攝僅及其半者有職事移
易而官品邈絶殊不相稱者若是之類未易徧舉等威
殺觀瞻褻易隳禮失敬莫甚於此臣伏見乾道三年
指揮行事官稱疾請假者依條牒醫官局看驗及淳

熈十一年臣寮奏請祭祀委官如果拘於職守適有疾病者須於未受誓戒之前報閤當差一等班列充代臣愚欲望聖慈明詔所司檢坐前項指揮行下今後差祠祭官必遵條格所差之官不許規免庶幾人無避事禮無闕官仰副陛下昭事神天之實取進止

除中書舍人舉陳振充自代狀

準令節文侍從官授訖三日内舉官一員充自代臣伏覩從事郎行國子録陳振問學淹該文詞温雅使之掌

制必有可觀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繳裴良士乞父謚狀

臣聞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禮曰謚以尊名君子恥名之浮於行蓋士大夫盡忠竭節於國家者生則有爵祿以榮其身死則有褒謚以傳於世所以示激勸之公非以徇人情之私也苟生無節行之顯著已叨榮祿既沒之後聲迹湮晦乃妄有攀援儌幸寵名則朝廷典法殆成虛文將無以昭示激勸而為善者怠矣裴希稷

者臣不知其何如人徒聞家貲甲於京邑中興記録無所登載據其子良士陳述不過泛舉制詞數語便謂曾有戰功又稱嘗蒙高宗皇帝名到詢及邉事敷陳韜畧無實迹之可考不惟法不該謚且不知所以易其名者又輙引姚興為比臣照得姚興當紹興之末與逆賊力戰死節著在國史已經贈官立廟昨因趙善堅論奏再與賜謚希稷可謂擬非其倫兼朝廷比年以來褒表忠義如岳飛劉光世等追贈王爵中外有志功名之士聞

風興起誠以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易於感發也今若以
裴希稷與姚興例得謚典則駕驥同車薰蕕共器凡前
日所以褒表之意人反得而輕視之矣事體所繫顧不
重歟兼臣備數奉常竊見裴良士累經禮部陳詞下本
寺勘當臣以衆議不與不敢保明即具節次難以施行
因依申上案牘具在今良士直以劄子要求特旨是以
有司職守為可廢而朝廷之尊為可欺也臣居本職既
謂不可偶玆攝事遂與書行前後自相背馳臣實無所

逃罪是敢不避誅斥冒昧以聞伏望聖慈將裴希稷賜謚指揮特與寢罷庶愜物論在臣守官之義得以少安不勝幸甚所有鈞旨臣未敢書行伏候勅旨